

奔流的玛纳斯河

下

陈世修
著

谨以此书

献给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

老一辈献身水

利建设事业的

人们！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奔流的玛纳斯河

(下)

陈世修 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奔流的玛纳斯河 / 陈世修著. —五家渠: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 - 7 - 80756 - 274 - 0

I. ①奔… II. ①陈…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0325 号

奔流的玛纳斯河

出版发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 编: 831300

电 话: 0994 - 5677178 5677185 5677187

传 真: 0994 - 5677519

印 刷: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4

字 数: 60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1 ~ 3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56 - 274 - 0

定 价: 68.00 元(全二册)

第四十章

生产砂石料和大坝土方施工在劳动组合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大坝土方施工是一人一部车子一把坎土曼，独立完成任务，一个人就是一个劳动单元。而生产砂石料必须是三个人一组，组是最小的劳动单元。三个人中，两个人边挖边筛，一个人负责将筛好的砂石料挑出去，按小组集中堆放，既便于收方记载成绩，又便于汽车运输。

陈小娥和胡静芳过去没有生产过砂石料，连见也没有见过，所以她们无论去哪个组，都得从头学起，都会影响小组的业绩。五班编组，没有仿照其它班自由组合的方法，而是由班长按年龄大小、身体强弱等因素进行搭配式组合。五班一共二十个人，除张达笑、四黑子由连里抽去统一组织装卸汽车以外，剩下的十八个人刚好编成六个组。编组时，不少人也主动提出愿意接纳陈小娥和胡静芳，但陈小娥和胡静芳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以后，觉得还是和王天宝在一起最合适，所以当王天宝征求她们的意见时，她们毫不犹豫地：“我们还是和你一个组吧。”

这次三连生产的砂石料按粒径大小分，有四种规格：四到八厘米的大石子；二到四厘米的中石子；零点五至二厘米的小石子和零点五厘米以下的砂子。陈小娥和胡静芳开始猜想，生产四种不同规格的砂石料，一定要经过四次分筛，可是到工地一看，四种不同规格的砂石料，竟是一次过筛成功。办法也并不复杂，就是把四种不同孔径的筛子，从小孔径到大孔径往上一层一层摞起来，再加以固定，就构成一个三层叠式筛子，再用一根约一米五长的杆子支撑着，使叠式筛子与水平方向成七十五度角的样子，就成了。筛的时候，将铁锹铲起的混合料往筛子的顶端扔去，混合料从第一层筛子上端往下滑地过程中，该漏下去的就一层一层地漏下去了，漏不下去的，该在哪层留下就在哪层留下来了。每个筛子的下端设有流槽，三层筛子的流槽相互错位。第一层筛子流下的石料，只要把少量直径八公分以上的大卵石拣出去（大卵石也有用），剩下的就是四至八厘米的大石子了，其它各层筛下的料，不用再额外费力劳神，就依次是二至四厘米的中石子；零点五至二厘米的小石子和零点五厘米以下的砂子。看着和用着这

种叠式篮子，曾经学习过爱因斯坦、门捷列夫、侯德榜、詹天佑等中外大科学家、大发明家创造了现代文明的陈小娥和胡静芳，不禁也为这种原始的初级文明而惊叹不已。

陈小娥说：“工人师傅真了不起，要是我是想不出来的。”

王天宝说：“你想不出来是因为你没有这种实践，如果你有这种实践，说不定比工人师傅想得更快些。”

陈小娥和胡静芳对王天宝的这一见解是同意的，她们读高中时学的哲学常识就涉及到这类问题，知道人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来源于物质生产活动。

胡静芳突发奇想，说：“王班长，如果我筛一两年砂石料，我一定要发明一种比叠式筛子更高级的工具。”

王天宝说：“现在已经有砂石料分筛机，工效相当于这种筛子的几百上千倍。”

胡静芳说：“那我们为什么不用分筛机，要用筛子呢？”

王天宝说：“这就存在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了，使用分筛机是要具备相关条件的。比如说场地，要能让分筛机这个庞然大物施展得开，又比如说原料，要能保证分筛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生产时间；还有对产品要有足够的需求量，保证生产和需求的基本平衡，而这些条件我们现在都不具备。尤其是我们的需求量，一共就那么一万来方，别说生产中耗费的成本付不起，只怕把砂石料卖光了，也不够分筛机拆卸、安装及进出场的费用。”

胡静芳说：“那倒也是。”

陈小娥也赞成王天宝说的道理，但她还是有一个问题不太清楚，问道：“王班长，分筛机是一种生产工具，用不用它怎么还存在个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呢？”

王天宝说：“分筛机是一种生产设备，在研制这种生产设备的时候，除了要有相关科学理论的指导以外，对在什么条件下使用这种设备也是有一定的假设的，这种条件的假设也是设计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决定是否使用分筛机，就不是像决定是否使用筛子那么简单，说用，扛着就走了。而要使用分筛机，必须要编制符合设计方案要求的生产方案，像上面说过的，场地合不合适，原料来源稳不稳定，产品的需求量和生产能力不相适应等，这些都是制订生产方案时必须写进的内容。什么是理论啊，理论不光是写进书本的知识，从实践中得来的认识，如设想、计划或方案等，都是理论。”说到这里，王天宝觉得把陈小娥提的问题已经说清楚了，

但是他为了说明理论脱离实际的危害性，又继续说：“我们明明知道使用分筛机的起码条件都不具备，硬是要强行采用分筛机生产，其结果必然是把豆腐盘成肉价，把石子、砂子盘成了大米白面，那不是理论脱离实际造成的恶果是什么呢？”经过王天宝这么一说，陈小娥就明白了。陈小娥睁着一对大眼睛看着王天宝直点头。

陈小娥想，实践真是一个大课堂，实践中真有学不完的东西，挖土方，要坎土曼，筛石子砂子等这些简单的劳动里面，都蕴藏着高深的理论，而且叫王天宝班长一讲，总是那么生动，那么科学，那么令人信服。陈小娥又想起面前这位王天宝过去曾经是个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分子啊，就是要推翻共产党，搞资本主义复辟，让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人啊。陈小娥实在无法把这样的坏人和眼前这位王天宝联系起来。六年前的反右派斗争，陈小娥至今还记忆犹新，她当时还在上初中，曾多次参加过老师们召开的批斗右派分子大会，右派分子们都是老老实实在地站着，低着头，弯着腰，接受着大家的批判，接受着大家的手指，也接受着大家的吐沫，这还算比较好些的，差的还要下跪，戴高帽子挂黑牌子游街，甚至还要挨打。陈小娥在努力地想象着，追寻着，王天宝当时会是“享受的哪种待遇”呢？陈小娥估计凭王天宝的这种性格，一定好不了。陈小娥觉得眼前的这位王天宝真是够惨的。陈小娥的思想又从六年前回到了现实，是啊，惨是惨，但现在谁能看出他过去曾经那样惨过呢，在我看来他简直就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革命，我来五班以后，从来就没有听他发过一句牢骚，讲过一句怪话，他干活总是那样以身作则，埋头苦干，从来不偷懒，不要滑，不消极，这可不是我一个人这么看，班里的同志都是这么说，这么看的。这种从远到近，从大到小的一贯表现，如果没有过硬的思想，是靠装能装得出来的吗？

筛砂石料是一边挖一边往前筛。因为料场的戈壁土层并不因为它是石子和砂子的混合物就天然疏松，它是要靠人用十字镐刨松以后才能过筛的，而且和在大坝上挖土方一样，在一定的深度以内，越往下挖，砂石料的质量就越好，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砂石料的料坑就越来越深，转运砂石料的坡道也越来越长，坡度越来越大。王天宝小组的分工是：王天宝包挖，包运，陈小娥和胡静芳负责筛。王天宝的活很重，陈小娥和胡静芳的活也不轻。王天宝除了挖和运以外，有闲暇时间就去替换陈小娥或胡静芳筛。每次王天宝替换陈小娥或胡静芳时，陈小娥或胡静芳不得不把铁锨交出来，因为她们知道王天宝比自己力气大，筛得快。但她们交出铁锨以后也不愿意闲着，又去挖或运，分工不分家，不干这就干那。由于陈小

娥、胡静芳干活积极主动，王天宝的力气又胜人一筹，所以半个月下来一收方，王天宝小组的成绩还是全连第一，在团里的《生产快报》上受到了表扬。

王天宝看了《生产快报》以后，说：“陈小娥、胡静芳，想不到你俩还真行。”

胡静芳说：“那还不是你王班长领导有方。”

王天宝说：“嗨，你这丫头，尽说些套话。一共就三大人，什么有方没方的，这是大家一块干出来的。”

陈小娥说：“胡静芳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你看你，一干起活来就像拼命一样，那我们咋好蓄着力气看你一个人去拼呢。”

王天宝说：“是你说的，我有几条命闲着用不完，硬要拼在你们面前。”

“王班长，你看谁来了。”王天宝正说着玩笑话，忽然听到四黑子的声音。

王天宝、陈小娥、胡静芳几乎同时转身往料坑的坡道上看，又几乎同时喊出声：“陈大图。”

“那你们聊着，我还要去装车呢。”四黑子像交了一个重要的差事，走了。

“陈大图，你今天怎么有时间到这里来？”王天宝问。

“昨天是我的夜班，今天白天补休，见四黑子他们运料的车子从警卫排门前经过，就爬上车来了。”陈大图说。

陈大图见三个人都站着看着他，他害怕影响生产，就主动接过陈小娥的铁锨，说：“来，我筛一会儿。”然后面向王天宝，实际上是给胡静芳交底，说：“我在这里只呆一个小时，跟四黑子他们下一趟车回去。”

陈大图和胡静芳各站在筛子的一边，就你一铁锨我一铁锨地往筛子上扔开了。陈大图铲混合戈壁料既内行，又有力气，铁锨口总是紧贴着地面，用身子推着两只胳膊“嚓”地一下，就进去了，一铲就是满满一锨，扔在筛子上像下暴雨一样。陈大图总是往胡静芳管辖的地盘上铲，弄得胡静芳每次只能铲一丁点儿。即使铲一丁点儿，胡静芳的手也有些颤抖。有一次胡静芳铲的时候铁锨没有贴着地面，而是在几颗小石子上滑了一下，铲空了，胡静芳见陈大图不仅没有笑她，还偷偷地将自己铲的混合料倒给她一些，使胡静芳避免了一场尴尬。

胡静芳乘陈大图往筛子上扔料的时候，偷偷地看了陈大图一眼。胡静芳觉得陈大图蓄白了一些，但也老气了一些，看样子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理

发了，胡子也没有刮。胡静芳心里想，陈大图一定很操心，一定总是休息不好。胡静芳真想嘱咐陈大图几句要注意身体的话，但最终还是不好意思说出来。

陈大图也不时看看胡静芳，他看到了胡静芳那张油黑色的脸，那双粗糙的手，还有膝盖上那块长方形的补疤，他无法评价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但他在感情上是难以接受这种变化的，他对胡静芳产生了一种怜悯感，也产生了一种自责感。陈大图来的时候走得急，没有来得及换衣服，身上穿的是一套团里刚发的黄军装。这时，他把上衣脱下来，往地上一扔，就穿一件过去在连队常穿的夹袄干活。陈大图脱掉一件衣服不是因为热燥，而是要和胡静芳拉平一下，因为他穿的夹袄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

陈大图把陈小娥的铁锹接过去以后，陈小娥就去把筛好的料往上运，料不多，只有十几挑，运完了她又拿起三角耙子把王天宝挖好的混合料往筛子跟前撸。陈小娥知道这完全是个多余的无效劳动，因为当筛子离混合料远了的时候，只要把筛子往前移动一下就行了。陈小娥之所以要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找个由头用背对着陈大图和胡静芳，好使他们的眼睛交流更方便一些。

混合料不一会儿也撸完了，陈小娥再干什么呢？陈小娥也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按说她现在就是停下来坐一会儿，也是无可非议的，陈小娥也知道休息一下不会有人说她什么，但陈小娥不敢休息，她不知道休息的时候眼睛应该往哪里看。她知道她旁边的陈大图和胡静芳正在“那个”。

陈小娥走到王天宝跟前说：“王班长，我来挖几下吧。”

陈小娥的这句话引起了陈大图的注意，陈大图停下了手里的活计，说：“王班长，注意安全啊。”

砂石料坑开挖的断面已经一人多高了，到了这时候，为了提高开挖的工效，一般只挖断面的底部，像掏老虎洞一样，使开挖的断面形成一个倒坡，当倒坡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再用十字镐在断面顶部的相关部位挖一条小沟，也就是破坏倒坡部分和整个料场的结合，使倒坡部分的重心向料坑方向偏移，这时只要用十字镐在小沟靠料坑的一侧敲打几下，整个倒坡部分就会从小沟处断裂垮塌下来，这是当时普遍采用的一种事半功倍的开挖方法，而且只要方法得当，思想不麻痹，也出不了安全事故。陈大图见陈小娥要接王天宝的十字镐，才不放心地提醒王天宝注意安全。

王天宝说：“陈大图，你放心，自从断面超过一米高以后，我就没有让陈小娥和胡静芳拿过十字镐，至于我个人，那更不用担心，如果连这点

把握也没有，那还够资格当个土方工人。”

陈小娥要求接替王天宝没有如愿以偿，但她的话倒是提醒了陈大图，陈大图说：“是啊，我应该挖嘛，怎么在这里筛开了呢。”说着，放下铁锹，不由分说地接过了王天宝手里的十字镐。

好长时间没有搞过劳动，陈大图觉得使十字镐比使铁锹更过瘾。用十字镐挖混合戈壁土不在于用多大力气，关键是方法要得当。陈大图干这种活的熟练程度，一点也亚于王天宝，他手里的十字镐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瞎挖乱凿，他的一双眼睛始终盯着镶嵌在断面上的一个个大卵石，这些大卵石好比是含土量很低的混合戈壁土的筋骨，是它们当初在水里长满的青苔吸附了砂石及戈壁中的粘土和胶状物质，才使它们结成了一体，同样，现在只要把这些卵石从戈壁土中分离出来，戈壁土就会失去原来的刚性和强度，只需稍加一个外力，就会崩塌下来。陈大图拿着十字镐专门凿大卵石的边缘，当卵石的真实面目暴露出来以后，再用十字镐的尖尖稍一撬动，它就迭落下来了。陈大图用了不到一刻钟，掏了二十几个大卵石，一个理想的断面倒坡就形成了。陈大图再到断面顶部去挖了一条小沟，然后又用十字镐敲打了几下，“轰”地一声，整个倒坡垮塌下来。一个垮塌的断面倒坡，一般有一两立方米的混合戈壁料，可以供大家筛一阵子的，所以每逢断面垮塌的时候，人们总有一种胜利感，有时还会发出一阵欢呼声。这次陈大图挖的断面特别大，垮下来的混合戈壁料特别多，垮的时候也特别干脆，胡静芳高兴得不能自己，拍手高喊道：“陈大图万……”尽管还有一个字没有喊出口，也着实把在场的三个人吓出了一身冷汗。

第四十一章

陈大图到团部警卫排以后，开始一段时间并不安心，原因一是他觉得原来的班长肖加玉干得好好的，突然叫人家下来，自己去接这个班长，而且肖加玉又没有走，以后和他怎么处理关系呢；二是肖加玉是雷鸣排长的老下级，自然也会有些老感情，自己和雷排长素不相识，现在自己去当这个班长，人家雷排长心里能痛快得了吗，他能支持自己的工作吗；三是警卫排属政法股管，政法股副股长谢步云正追着陈小娥，听胡静芳说，她和陈小娥对谢步云的印象都不好，谢步云一直认为陈小娥对他疏远是王天宝从中作祟。陈大图后来又想起元旦那天在牙生餐馆吃饭的事，他觉得谢步云和王连生突然闯进去是有点来头的，当时自己也在哪里，还和陈小娥和王天宝坐在一张桌子上，那肯定把自己也扯进去了。陈大图这样一想，就觉得要把这个警卫班长当好，很难。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实际情况比陈大图想象的要好得多。

关于肖加玉的安排，人家李光兴政委早就想到了。李光兴这人，典型的铁石面孔菩萨心，他觉得肖加玉不能当警卫班长也就因为文化水平低，而且还是那次念文件刚好让自己碰上了，要说肖加玉也真够倒霉的，所以当他自己同意调陈大图来当警卫班长以后，就亲自打电话给兵团政治学院政治部的老上级，问政治学院初级文化班能不能给他一个名额，对方问清了情况以后，同意了，并叫明年三月上旬去报到入学，这一下就把肖加玉的出路问题给解决了。肖加玉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得不得了，心想，到政治学院学习一年半载，不但可以学到文化，出来以后说不定还能混个干部身份。现在肖加玉没有离开警卫排，就是等着明年三月份去上学。对陈大图来讲，肖加玉的问题解决了，等于是把雷鸣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无疑是把他的顾虑消除了一大半。

至于政法股的问题，也不像陈大图想的那么严重。他到警卫排以后，谢步云还在政治学院学习没有回来，负责管教工作的王连生和警卫排有点业务关系，所以常去警卫排看看。王连生见了陈大图客气得很，每次见面都讲老一套的客气话。什么“你是李政委亲自点的将”啊；什么“你年轻

有为，是后起之秀”啊，等等。王连生还多次对陈大图讲，今后我们要团结起来，同政法股的歪风邪气作斗争。

王连生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他现在时常想起那个靠在双柳河水库决口中进行政治投机，靠踩着他的肩膀，踩着他的人格爬到副营级位置的谢步云。他觉得自己为他冒的风险太大了，而自己又得到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得到。谢步云原来许的愿都没有兑现，他也没有打算兑现。他在心里想，既然你谢步云不仁，就别怪我王连生不义。王连生不能允许谢步云再这样得意下去了。王连生要破釜沉舟，要和谢步云拼得个鱼死网破。

双柳河水库决口夺去了六十四个人的生命，给国家造成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同时也造就了谢步云这样的政治暴发户。

水库决口的前几天，谢步云就进了劳改队蹲点，当时还是宣教股助理员的谢步云，是受团政处的委派，到劳改队调查整理该队管教工作先进典型材料的。7月8日晚上，谢步云拿着搜集好的材料，和当时劳改队政工员王连生研究了一下写的方法以后，王连生就安排谢步云睡觉了。王连生和谢步云是睡在同一个宿舍（兼办公室），他害怕自己打呼噜影响谢步云休息，所以谢步云睡了以后，他就把那只吊在房梁上还卷有几米余线的白炽灯泡放下来，挂在自己办公桌抽屉的拉手上，然后就和着衣服躺在床上——一边抽烟一边看小说，由于小说故事情节的感染，王连生越看越清醒，一直没有睡觉的意思。大约凌晨两点钟，王连生听到外面有喧闹声，后来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杂，后来又听到了指导员和队长的声音，王连生估计情况不妙，很可能是水库出了险情，于是他一筋斗翻起来，拿着手电筒冲了出去。王连生出去一看，果然不出所料，正是水库告急，外面已经乱成一团。王连生想起宿舍（兼办公室）里睡着的谢步云，又赶紧返回宿舍（兼办公室）把谢步云喊醒。

王连生说：“谢助理员，水库出了险情，你……”

没等王连生把话说完，谢步云就惊呼开了：“那我怎么办？老王，你……我……”

王连生说：“谢助理员，你不要急，也不要害怕，发生再大的事，我一定要把你保护好。”

王连生伸手从自己床铺底下拿出一双深筒胶靴，叫谢步云穿上，然后就打着电筒带着谢步云一阵猛跑。王连生最终把谢步云送到一个叫王八蹲的高地上。王连生说：“谢助理员，这王八蹲是双柳河水库方圆十来公里内最高的地方，即使水库大坝垮到底，把鬼苗都冲走了，你在这里是万无一失的。”

王连生离开谢步云时，又把胳膊肘上挽着的老羊皮大衣丢给谢步云，说：“你放心地睡觉吧，无论水库那边有没有事，你都不要下去，我明天早晨来接你。”王连生丢下这句话就走了。

王连生回到劳改队以后，除刘工长（相当于排长）带着五十名劳改队员去了大坝以外，家里的一摊子正由曹队长和李指导员主持编抢险突击队，曹队长见他的舅弟王连生过来了，指派说：“你带十名队员赶快把库房的劳保用品往白杨滩上运。”

王连生带着人领命而去。王连生和十名队员扛的扛，背的背，挑的挑，能抢什么就抢什么。大约凌晨五点钟的时候，库房里大部分东西都运出来了。王连生又想起了王八蹲上的谢步云，他觉得现在应该把谢步云接回来，待会儿队长指导员他们带着人都来了，要是听说谢步云一个人躲在王八蹲，那影响多不好。王连生决定去接谢步云。王连生想，要不要给哪个队员打声招呼呢？王连生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不打招呼为好，反正现在是晚上，谁也看不清谁，大家都在忙着抢运东西，谁也不会注意谁，你不打招呼人家还会以为你在这里，你打了招呼反倒认准你是离开了，弄不好会出事的。王连生这样一想，就丢下十个劳改队员自己去了，不一会儿谢步云就接来了。王连生刚把谢步云安顿好，水库就决口了，但这时抢险的人们仍然没有忘记尽最后一分力量，大家本着能抢点什么就抢点什么，有的拿着，有的抱着，有的拖着，直往白杨滩这边奔跑，但人终究没有跑过水，尽管人们奔跑的方向地势越来越高，不少人还是涉了一段水以后才上了白杨滩。在一片混乱中，谢步云没有再睡觉，他打着手电筒这里瞅瞅，那里瞄瞄，他突然见一个队员怀里抱着一包东西快从水里上来了，这时的水也就到这个队员膝盖骨的样子，于是他灵机一动，连胶靴也没顾上脱，就冲上去了。他先就势在水里打了一个翻滚，然后把队员手里的东西夺过来，说：“你休息一下，我来。”谢步云上了白杨滩以后，又抱着东西到处转了一会儿，后来总算碰上了正在清点人数的曹队长、李指导员和王连生。曹队长见谢步云满身泥水，吃惊地说：“哎呀，谢助理员，你怎么也参加了，这多危险呀。”

谢步云说：“我们机关的干部，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应该冲在最前面。”

站在旁边的王连生，一下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懵懵懂懂地差点忘了站在面前的这位谢助理员姓什名谁了。但王连生毕竟脑子反应快，他马上明白了谢步云的用意，于是说：“没有法呀，我硬是拉也拉不住他。”

刚才被谢步云接过东西的劳改队员刘长生也在旁边看清了西洋镜，他讨好地说：“真险呀，他差点被水卷走，我亲眼看到一个浪头把他压下去了，幸亏他人灵活，一个翻身就过来了。”

非常时期，曹队长和李指导员没有时间听人们为谢步云评功摆好，他们大声朝着水库方向喊刘工长的名字：“刘小壮——”人们也跟着齐声高喊：“刘工长——”也有的队员混杂在一起喊着去大坝抢险的队员的名字，但水库方向传来的是虎啸狼嚎般的波涛声，隐隐约约地也能听到零星哭喊声，再以后，人的哭喊声就逐渐听不见了。曹队长和李指导员突然明白了一切，“扑通”声跪在地上，人们也都跟着跪在地上，哭天喊地地呼喊着刘工长，呼喊着被洪水卷走的人们……

双柳河水库决口以后，从师到团，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料理完死者的后事，又想起了活着的英雄。1961年10月，一份由王连生执笔撰写的“关于团机关干部谢步云同志在双柳河水库决口抢险中的英雄事迹”材料，不仅使谢步云这位一等功荣立者成为人们仰慕的英雄，而且这年底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紧接着又被提升为团政法股主持工作的副股长。谢步云升了官以后，当然忘不了曾经为他效过犬马之劳的王连生，他主动找到王连生说：“连生，到我那里去吧，我给你个助理员的职务。”

王连生一听，当然高兴，干了多年的排级职务要变成副连级，而且还到机关，还搞政法，哪还有不愿意去的，于是没等团里下文件叫谢步云去干部股搞了个调动便函，就去政法股报到上班了。王连生一边努力工作，一边等他的助理员职务，可是等着等着，最后等来的一张白纸上打着的黑字是：调王连生同志任团政法股户籍员。王连生看着这张纸一下子从头凉到脚。王连生想，户籍员向来是个女人干的差事，我他妈当这户籍员还不如在连队当政工员好听。

谢步云看出了王连生的心思，说：“连生，怪你运气不好，你这么急急忙忙来上班，人家陈静安副政委见政法股多了个人，就亲自发话，把老张调到组织股搞妇女工作，叫你接替她的户籍工作。”

王连生不知道谢步云说的是真是假，反正自己是有苦说不出。既然自己已经来了，总不能因为职务问题又闹着要回去吧，再说，回去也没有自己的位置，就说：“那只好先干着再说吧，只要你不忘记当初对我说过的话就行。”

谢步云说：“你放心，我向你交个底吧，政法股按上级下达的编制是五个人，团里一直没有配齐，我下次去师政法科再给严科长讲一下，叫严科长再给团里的领导做做工作，只要团里同意政法股再增加一个人，我马

上就调个女的来接替你的户籍工作，你就当你的管教助理员，行吧？”

王连生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就去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

王连生嫌前任户籍员老张的字写得不好，像鸡扒的一样，他用一手漂亮的蝇头小楷把全部户口卡片重新做了一遍，原来户口卡片上好多没有填写的内容，他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去调查，把它们弄得一清二楚，一项不漏地补了上去。王连生的户籍档案管得有条有理，档案柜上的每一个格子都贴上了用毛笔书写的标签，一看就一目了然。王连生的工作多次得到师政法科的表扬。王连生就是要叫上级主管部门和股内的同志看看自己是有能力的，自己来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工作是有起色的。王连生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谢步云副股长当然也不敢怠慢，他知道现在是自己求他的时候，你那个党龄比他长，年龄比他大，资格比他老，都放到一边去吧，现在是你站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王连生就这样对谢步云委曲求全地听着，鞍前马后地转着。王连生心里是多么地不服啊，但那有什么办法呢，不服也得服，他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梦寐以求的政法助理员啊。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王连生终于等来了好消息，团里同意政法股按满编定员，不久张琼就调来了，接了他的户籍工作，不久他的命令就下来了。可是王连生看着那张四个人放在一张纸上的调令，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四个人除他一个人是办事员外，其他都是助理员或参谋，连那个写字像鸡扒的老张，也被任命为团组织股女工助理员。王连生拿着那张调令晕坐着，恨不得找根绳子往脖子上一挂完事。王连生知道他的升官梦是彻底地做醒了。像平时睡觉醒来喜欢抽烟一样，现在他也抽了一支自卷的莫合烟。在莫合烟尼古丁的刺激下，王连生的神经变得兴奋起来。王连生的神经一兴奋，就换了一种思维方式。王连生对自己说：“你也太没有出息了，你现在更应该好好地活着，你要活着眼睁睁地看着谢步云兔崽子完蛋。”王连生再也不想升官了，他再想的是怎么拼着不要这个比助理员还小的官，甚至不要党籍，也要把谢步云搞垮。

陈大图调到警卫排，王连生是高兴的，王连生不是指望陈大图帮他什么忙，王连生知道，解决谢步云的问题，不是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小打小闹的方法能办成的，而是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所以他觉得这事就他一个人就行了，陈大图想帮也帮不上。当然，他也清楚，这事他也得付出巨大的代价，陈大图想救他也救不了。他之所以要和陈大图套近乎，因为他看出了陈大图是谢步云的敌人王天宝的朋友，而他准备要干的事，也就是要让谢步云的敌人高兴的事。他知道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不仅说明谢步云是个卑鄙之徒，也说明他自己是个无耻的小人，但是自己毕

竟现在觉悟了，毕竟有勇气把它揭出来，他是要叫陈大图、王天宝、陈小娥他们看看，我王连生还是条汉子。王连生既然下了这个决心，也就做好了离开政法股的准备。

王连生对陈大图说：“陈班长，你有什么困难尽管给我讲，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干一天，我就尽可能为你工作上提供方便。”

陈大图说：“别的倒没有什么，以前我在农村当过一年基干民兵，也打过两次靶，但毕竟时间长了，早丢光了，现在天天跟枪打交道，能不能再安排我打两次靶，这样万一要用的时候，也方便些。”

王连生说：“这事没有问题，我负责安排就是了。”王连生又问：“现在每天两次操练是谁带？”

陈大图说：“还是肖班长带，雷排长说是你安排的。”陈大图接着说：“我给雷排长讲好了，等肖班长学习去了以后，我接着带。”

王连生说：“别的都好说，关键是安全上不能出事，附近有个劳改队，我们部队内部成员也比较复杂，除了团领导的安全以外，团部附近那个枪械弹药库可是个要命的地方。”

“王助理员”陈大图一直喊王连生助理员“请你放心，我每天晚上除了和大家一样有两个小时的站岗以外，还和雷排长轮换着巡查，可以说一到晚上每班是两道岗，团部这块地方我们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王连生觉得陈大图是个实在而有责任心的人。王连生又想到了自己正在酝酿的那个计划，同时也想到了自己那个暗淡的未来，王连生在心里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还要求到这位陈班长头上来呢。

陈大图的工作很快纳入了正常轨道，尽管他现在思想上那根弦绷得很紧，但是相对原来在连队劳动，毕竟是上了一个层次，现在的工作消耗体力小，粮食定量暂时也没有减（按规定由高定量工种调到低定量工种，三个月以后才调减定量），加之机关人少，又是首长们就餐的地方，从各种渠道来的副食品比较丰富，肚子的压力比原来小多了。同时在机关接触的面宽，听到见到的事情多，虽然人在团部门前站岗，但耳朵里听到的是来来往往的人们讲的新鲜事，自己在心理上也有了一种水涨船高的感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机关那些助理员参谋和股长们，由于相互之间都要装成不太在意对方的样子，彼此之间很少称职务，都是直呼老张老李，但对陈大图一概没有这种忌讳，都要装作非凡的气度，都是众口一词以班长相称。从某种意义上讲，陈大图是享受着团长政委一样的职务尊重。所以几个月下来，整个团机关百十号人，乃至家属小孩，对警卫排的陈大图班长，

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说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和工作，陈大图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但是陈大图还是不开心。陈大图老想着回原来的连队。

从那次搭乘四黑子他们拉砂石料的车子去了一趟砂石料场以后，陈大图的思想一直在起伏翻腾，他的脑海里时常闪现着和他面对面筛砂石料的胡静芳。他过去很少这么长时间近距离正面看胡静芳。他虽然觉得胡静芳还是一脸的稚气，但眼神里已明显流露出一种自卑，这使陈大图心里非常难过。陈大图心里想，我陈大图算什么啊，怎能让亲爱的胡静芳在自己面前自惭形秽呢。陈大图越想越觉得应该离开警卫排回三连去。他要去和王天宝、陈小娥、胡静芳他们同甘共苦，他要去推他的那部能装一座金字塔的小车，去出一身臭汗，晒一身黑皮，去听亲爱的胡静芳在自己背后善意地讥笑。总之，陈大图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参照物”，让亲爱的胡静芳见了自己总觉得她比自己强。陈大图知道胡静芳是不在意她比别人强还是差的，但胡静芳就怕她不如我陈大图。正在陈大图躺在床上“钻牛角尖”的时候，雷鸣排长进来了。陈大图觉得雷鸣是个值得信任的顶头上司，于是就向雷鸣袒露了自己的心迹，陈大图最后说：“我还是想回三连去。”

雷鸣说：“你现在还想着三连，还留念三连，这份感情是可贵的，但你如果仅仅为了表达自己对同志、对朋友的赤诚之心，而要弃高就低地回三连去，除了妒忌你的人高兴以外，其他的人是不会被你的行为感动的，尤其是胡静芳，会认为你这个人非常愚蠢，没有一点出息。”

第四十二章

自从王连生下了要把谢步云拉下马的决心以后，他就经常表现出一种坐卧不安的样子。王连生对这事揭出来以后他和谢步云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都做了一些估计。王连生觉得谢步云的这个错误性质和情节都是很严重的。从性质上来讲，这是利用重大自然灾害进行政治投机，是在国家遭受巨大经济损失，人民生命财产遭受劫难的关键时刻，乘虚而入，捞取政治资本，这同趁火打劫没有什么区别。从具体情节来讲，他是在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严重威胁的紧急关头，置国家和人民利益而不顾，只顾自己逃命，独自一人跑到一个安全岛上苟且偷生。这是其一。其二，他明知水库已经缺口，人民生命财产已经遭受了巨大损失，但却毫不感到痛心，恰恰相反，他却乘当时一片混乱，用在泥水里滚一下的卑劣手法来伪装自己，并且选择了一个不敢出来作证的劳改队员作为他可耻行为的协从者。王连生觉得，以上问题无论哪一条，都够得上是对党的事业的背叛，是对人民的犯罪，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谢步云的党籍是保不住的，副股长的职务更保不住。但谢步云的这些问题毕竟还算不上敌我矛盾，根据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只要谢步云检查认识好，可能还会保留干部身份，在行政上可能是撤销职务，下放劳动。

王连生觉得自己的问题也很严重。从性质上来讲，是只讲哥们儿义气，不讲政治原则，是拿政治原则作交易，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不讲政治原则，是违背起码的良知和道德准则，也不是拿一般的政治原则作交易，是视生命为草芥，用玷污遇难者灵魂的行为去作交易。所以在性质上也是很严重的。从情节上来讲，王连生觉得，把谢步云送到王八蹲也好，从王八蹲接到白杨滩也好，都算不了什么错误，后来给队长指导员做假证，说谢步云和大家一起抢运了库房的物资，也算不了什么大错误。王连生觉得他最大的错误就是为谢步云写的那个“英雄事迹”材料，他把谢步云去王八蹲逃命这一关键性的反面情节掩盖起来了，而胡编乱造了一套“不顾同志们的阻拦，冒着生命危险抢运国家财产”的情节，还把劳改队员刘长生做的伪证加以夸大，说谢步云在被卷入洪水漩涡的紧急关头，仍然死死抓住